

(←上接A12版)

另一次是一个阴雨天，我赶着牛往回走，道路泥泞难行，经过棉田时，那花腰子回头瞪眼看着我，一回身就进了地，我使出“撒手铜”打在头上它也不在乎，牛群跟着四散到田地里。那雨已经把地泡得渣渣的，人一踩就陷进去。赶了一个多小时，鞋丢了，人像个泥猴，没有一头牛听话，后来还是生产队来人协助，这才把牛圈回去。

第三次，也是最气人的一次，那天太阳落山，我赶牛往回走，经过一个大水泡子，水面飘满浮萍和菱角，边沿上长着一丛丛的蒲草和芦苇。因为水下有淤泥，向来没人敢下去。可花腰子突然下水了，它游到水泡子中央站下，瞪眼看着我，任凭怎样呼喊吆喝它岿然不动，其它牛都站在岸上观望。就这样，僵持了两个小时，直到天上出来星星，蚊虫围着我叮咬，我已声嘶力竭，它才慢腾腾从水里走出来，领着牛群回家。

这几件事动摇了我作为一个牛倌的自尊和自信，使我有一种挫败感，促使我重新思考人和牛的关系。我到村里一位老牧牛人家中拜访和求教，老人已经70多岁，他听我讲完，气喘嘘嘘的说：“牛是通人性的，你对它好，它也对你好，你对它狠，它对你也狠。它高兴了也会笑，伤心时也会落泪。它们托生成哑叭牲口，不会说话，可我们放牛的得替它们想想啊，得知道心疼它们呀！”

老人的话使我心灵受到冲击，也让我反思，不是吗？牛是人类的忠实朋友，它伴随着我们共同走过了

几千年，勤勤恳恳耕田、拉车、造粪，最后甚至献出自己的皮肉，为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鲁迅就写过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名句。它是我们豢养的家畜，可也是一条生命啊，它也有感觉和生存的要求。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我们都应该善待它，而不是虐待它。

从那以后，出于对集体的责任，也出于观念的进步，我180度的转变了对牛的态度；为了带它们寻找水草丰茂的放牧地，我不避林深路远，每天要走出几十里路。为了让牛过得舒服，我求人找了一把给马梳毛的铁篦子，等它们水足饭饱，蜷卧下来倒嚼（反刍）时，为它们梳掉沾在身上的泥巴和粪便，抚摸它们的头和犄角。夏秋之际，牧场上有一种大瞎虻，个头如同马蜂，它们追着牛叮咬，直至咬得流血溃烂，我扎起一大把树枝，驱赶并抽死这些吸血鬼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现花腰子走路费劲，一瘸一拐的，原来是蹄缝中扎进一根铁钉，并且发炎流着血水，我为它拔掉钉子，从兽医站买了消炎粉敷上，把它放在场院树荫凉下休息，并弄些豆粕等精饲料喂它。四五天伤就痊愈了。此外，每天放牛时，还带上一把镰刀，割一捆青草阴干贮存，准备在阴雨连锦无法放牧时，拿出来喂它们。转眼就是一年。

牛很聪明，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，它们都变得很乖、很听话，尤其是花腰子，对声音特别敏感，我一说什么，它耳朵立刻竖起来，不停的摆动，老老实实的按照口令引路。走在农田中间，也是双目直视，

心不外务。偶尔，为了示好，还用头蹭蹭我，俨然成为我的助手。

这期间，发生了两件事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一件事发生在汛期，我在林场放牛，突然阴云四合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如注。我急忙带牛往回走，来到河边一看，糟了！河水暴涨，像一条黄龙，在宽宽的河床上翻滚，已逼近北岸堤下。没有犹豫，花腰子带头下水，领着牛群奋勇向北岸游去。这么大的水，人是过不去的，即使勉强到中游，也会被急流冲走。我只好站在南岸望洋兴叹，牛可以自己回家，可我怎么办呢？等到天黑，生产队看见我没回家，会派人来接我的，可天黑还早着呢，那只好在大雨里淋着了……

我正在雨中胡思乱想，出乎意料，花腰子到北岸又返了回来。湍急的河水把它冲到下游，上了南岸后，它顺河边朝我奔来。我猜测它的意思是接我过河，摸摸它的嘴巴，表示感谢，骑上湿漉漉的牛背，骑牛要骑后屁股蛋，我伏下身驱，搂住牛肚子，随牛入水。游到水深处，只见那牛伸长脖颈，两只鼻子紧贴水面，喷着粗气，四蹄紧蹬，我们被冲出去好远好远，蓑衣冲走了，胶鞋也没了，真是又惊又险，所幸总算平安到达北岸。

另一件事发生在深秋，牛在开阔地吃着落叶，我躺在厚厚的黄叶上打盹。突然感到有些反常，牛全都停止吃草，牛头一齐向着前方，一个个低头喘气，蹄子刨土，几个牦牛低吼。我定睛一瞧，在50米开外，有一只一身灰毛双眼闪着绿光的家伙，正向我们眈眈虎视。我确定那是一只狼，听说过林场有狼出没，但是狼习惯于夜间行动，怎么大白天就出来了？那一定是因为饥饿难忍出来觅食的。我的寒毛不由得直竖起来。就这样对峙了有十分钟，那花腰子一声怪叫低头向狼冲过去，几只牦牛也都发了疯般跟上去。那狼毕竟是狼，毫无惧色，一看这阵势占不了便宜，就慢腾腾、一步步朝林子深处走去，牛也没有再去追赶。我当时就想，要是一个人遇到这只狼，结果不知道会怎样？摸摸额头已沁出冷汗。

这个冬天过得非常开心。牛和我已经达成一种默契。清晨，我准时带牛到河南去，手持一把粪叉子，肩挎一个粪箕子，一路捡拾牛粪，然后送回自家粪堆上。吃完中午饭，再去看看牛，打一捆柴草背回来，然后坐在门前看闲书。下午4点准时，前后差不了10分钟，在大堤豁口处就会出现花腰子的身影，然后一只、两只……直到十二只。于是，我就去水井旁打满一石槽水，直到牛喝足，回到圈里。一个冬天就这样宁静的过去。

开春时，队长不再让我放牛。最后一个晚上，我把贮存的干草拿到圈里，逐个饲喂它们，拍打着它们的脑门，有些依依不舍。当我离开牛圈走向村口时，身后传来“牟”的一声长鸣，啊，听得出那是花腰子的呼唤，是它在向我道别，夜色中，声音悠长而悲凉。

本文首载于微信公众号“一线作家”。本报经作者授权转载。版权归属原作者。

